



關子尹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

哲學視野中的漢語及

Chinese Language and Script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大師課程系列 I】

漢字 理論

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第六講：
梅洛龐蒂對漢字研究的啟示
Merleau-Ponty's Relevance for the Chinese Script

10/3 起 每週三
3:00-6:00

綱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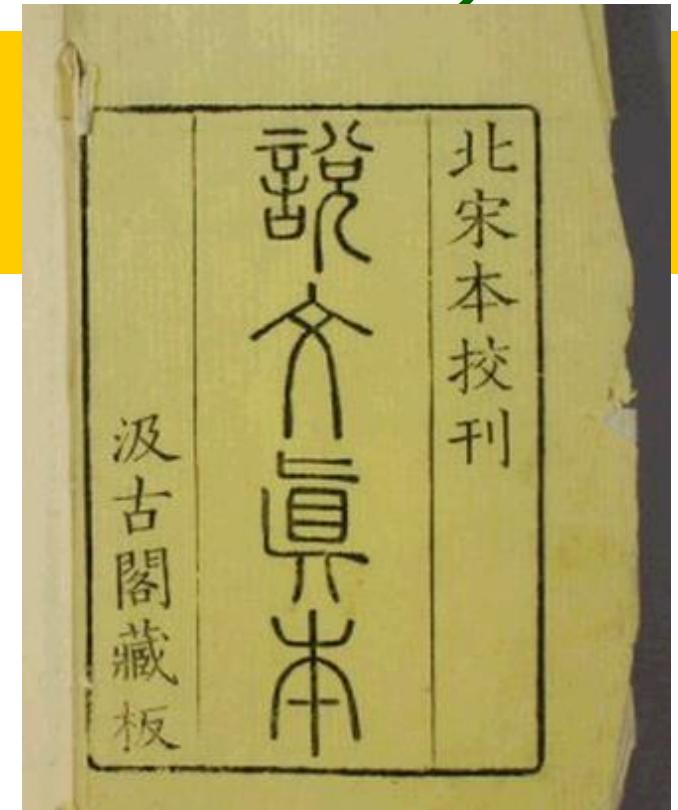


- ✿ 《說文·後序》中之重要議題 →
 - 漢字建構的「近-遠」雙重原則 – 部首 (Radicles) 的根源問題 →
 - 《說文》部首的類統計分析
(Eine quasi-statistische Analyse des Radikalsystems von Shuowen) →
 - 漢字「六書」理論 →
- ✿ 梅洛龐蒂論「身體」與「世界」的相聯性 (Korrelation) →
 - 梅洛龐蒂論「身體圖式」 (Körperschema) →
- ✿ 梅洛龐蒂對漢字研究的相關性 →
- ✿ 漢字的「身體性」 (Leiblichkeit) →
 - 「定向」問題一般 →
 - 漢字的空間定向 (Raumorientierung) →
 - 漢字的身體定向 (Körperorientierung) →
 - 足(止)的作用 → 及手的作用 →
- ✿ 胡塞爾「意義的純粹邏輯」與漢字意義理論 →
- ✿ 結論：梅洛龐蒂與漢字部件研究之相得益彰 →
 - 回應索緒爾 (Saussure) →

Shuowen,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 script, compiled by Xu Shen (58 -147 CE)

“...adopting proximally from the human body, and distally from things around.”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

- (1)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 (2)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 (3)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 (4)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 (5)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 (6)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說文》取材的「近-遠」雙重原則 *Shuowens Dualprinzip über die Radikale*

- 《說文解字》中，許慎曾引用易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一語，以說明漢字之來源。
- 這一份對人的身體和對周遭事物的雙重重視，與現象學傳統對身體 (Leib) 與吾人的生活世界 (*Lebenswelt*) 的「相聯性」 (Korrelation) 的重視可謂不謀而合。
- 在現象學傳統中，胡塞爾首開對身體 (Leib) 的討論，若論對身體現象與感知世界之間的微妙關係闡述之精微，則梅洛龐蒂更有過之。
- 與其只聽信許慎之言，我們應對《說文》的部首作一詳細省察，以斷定許慎所言是否屬實，和準確到哪一程度。
- 以下試對《說文》部首作某一意義的統計分析 →

✿ 東漢許慎編撰的《說文》，可謂一本卓絕今古的字書。全書共收錄頭字凡 9,353 個（撇除「重文」及「新附」的增補字不計），幾乎把當時大家認識的漢字，無論天南或地北，無論具體或抽象，都網羅淨盡了。九千多頭字分別收入有明確認知意義的 540 個部首之中。許慎解釋自己的工作時說：「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Indem man die Radikalzugehörigkeiten differenziert, sie nicht verwechselt lässt, werden unzählige Dinge ersichtlich gemacht und ohne Ausnahme registriert.
Wenn ihre Bedeutungen unklar sind, dient der Unterricht ihrer Aufklärung.”

✿ 問題是，九千多漢字內容極盡煩複駭雜，到底如何能統率於為數小得多的 540 部首之中呢？

✿ 《說文》 540 部首於認知角度遠較《康熙字典》 214 部首為準確

✿ 《康熙》 部首於認知上不準確固然，但《說文》 部首於認知上相對的準確性卻又從何見得呢？

✿ 《說文》 分為 14 卷，但其內部結構孰何？540 部首彼此之間有何認知上的關連？九千多首字又以哪一原則配入部首？凡此種種，南唐徐鎔以來一直到清代許多學者均嘗試回答，但一直存在爭議，似乎未能達成一認知上合理的答案。近年一直接觸說文相關材料，加上自己現象學背景的影響，對這問題漸漸形成了一些相對簡單直接的想法。以下先嘗試從某一意義的數字統計方法，希望對《說文》 540 部作一意義的定性分析。

從《說文》540部首中，為了統計的理由，我們可標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107個部首**。按其性質，這些部首可歸入以下**五大組別**：

- 1) 人體及人體的不同部分，
- 2) 人體的各種活動，和生理現象，
- 3) 自然界諸對象或現象，
- 4) 動物及植物
- 5) 工具、人為器物、文化成品、生活內容

在列出所有代表性的部首時，附上該部首之下所覆蓋之頭字總數，以顯示有關部首之相對重要性。

參考《康熙字典》214部首分佈



1) The Human Body and Body parts:

目-113, 口-180, 耳-32, 頁-92, 手-265, 足-85, 止-14,
心-263, 尸-23, 人-245, 子-15, 女-238, 肉-140, 骨-25,
血-15, 彔-38, 齒-44, 步-32, 勹-15

2) Bodily movements and Human physiology:

見-45, 大-18, 立-19, 次-65, 又-28, 支-77, 走-85,
走-117, 夂-15, 丂-13, 尢-12, 占-17, 老-10, 門-10

3) Natural Phenomena:

日-70, 月-8, 金-197, 木-421, 水-464, 火-112, 土-130,
雨-46, 夊-17, 山-53, 玉-126, 厂-27, 石-49, 皀-92
川-10, 風-13

4) Animals and Plants:

牛-45, 馬-115, 羊-26, 猪-22, 集-39, 鳥-115, 鹿-26,
虎-15, 龜-13, 犬-83, 虫-153, 蟲-25, 魚-103, 鼠-20,
豸-20, 艸-444, 竹-143, 禾-87, 米-36, 蓼-13

5) Artifacts, Livelihood and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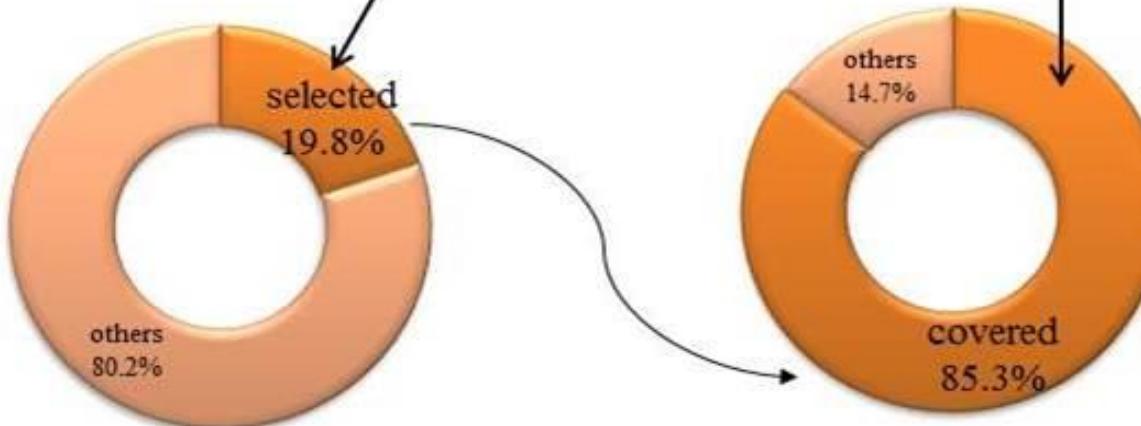
衣-116, 車-99, 田-29, 門-57, 戶-10, 刀-64, 斤-15,
弓-27, 戈-26, 皿-25, 角-39, 广-49, 宀-71, 穴-51,
革-59, 貝-59, 网-34, 巾-62, 系-249, 斗-17, 攴-23,
匚-19, 丂-26, 食-62, 酉-67, 邑-181, 疣-102, 言-247,
示-63, 鬼-17, 羽-34, 力-40, 黑-37, 瓦-25, 缶-21,
殳-20, 章-16, 彳-37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proximal vom menschlichen Leib, und distal von Dingen um herum.”

✿ 經過仔細審度上列之部首，我觀察得如下結果：

- 1) 上列五大組別下的部首，絕大部分都是邏輯地簡單和獨立的字符。它們顧名思義是「根本」(radical)的，或用胡塞爾的說法，是「不建基」(nicht fundiert)於更簡單的字符或部件之上以獲得其意義的。相反地，較複雜的字符正是要建基於其上才可確保其意義。
- 2) 這五組 **107 個部首**只佔總部首數的**19.8%**，但其覆蓋《說文》頭字卻達 **7,978 個**，即佔總頭字數的 **85.30%**。這表示說，上述列舉的107部首從功能上看都是最重要和「最能產」的。
→
- 3) 所列之部首大都是象形字（只有極少數是會意字）。這表示說，漢字的意義基礎和其建構能力主要繫於其視覺性質，而非其音韻的性質。
- 4) 從我們為五組部首所訂之標題可見，所列之部首都是於經驗上可感知的，和是吾人日常生活中都能慣常接觸的。
- 5) 《說文》餘下的**433**部首只覆蓋共**1,375**個頭字，而這433部首其實大都可從先前標列的107部首導生而得，例如 “明(日/月)”、“炙(肉/火)”、“支(又/半竹)”、“生=草木出土”等；而可從“手”、“止”或“人”導生之部首，簡直是數不勝數。因此，直接及間接可從標列的107部首推出的頭字，其實遠不止於85%，而幾及於《說文》的全部。→
- 6) 餘下為數不多的部首，即使不能從標選的107部首導出，但幾乎都可歸入上列五大組別。其之所以「見棄」，只因為其使用度和生產力都偏低，故基於統計上的理由被忽略，以求醒目。
- ✿ 細綜合以上所論，我們可作出如下結論：把《說文》部首歸納為五大組別確能有效地覆蓋《說文》540部首之全體，而這五個組別都是與人體（及其部分和其活動）和與外在世界（包括自然、生物和人為產品）有關的。這印證了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所言不虛。

107 selected Radicals, covering 7978 head characters



	Radicals	Characters
Selected / covered	107 (19.8%)	7978 (85.3%)
Others	433	1375
Total	540	9353

- Diese 107 Radikale machen nur 19,8% der Gesamtzahl von Radikalen aus, aber sie decken 7,978 Hauptzeichen des gesamten *Shuowen* ab, was 85,30% der Gesamtsumme von Hauptschriftzeichen ausmacht. Dies zeigt, dass die ausgewählten Radikale funktionsgemäß die wichtigsten und "produktivsten" sind.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只	音絴。語已辭也。从口象氣下引之形。
商	音訥。言之訥也。从口从內。
句	音鉤。曲也。又音據文。詞止處曰句。从口从丨。
古	音鼓。故也。从十。从口識前言者也。
十	音拾。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中央四方備矣。
卉	音颯。三。从口。艸也。
言	音延。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从辛。
諺	音競。競言也。从二言。
音	音陰。聲也。宮商角徵羽五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入音也。从言舍一。
平	音涒。惄也。从干从二。二古文上字。
世	象莘穀相竝出也。



73

𠂔

74

4

8

爪

爪

朝上聲。𠂔也。覆手取物。
曰爪象形。又手足甲也。

𠂔

音豆。兩士相對兵。
杖在後象相門之形。

10

門

28

又

音宥。手也象形。又
更也佑也。又叶音亦。

2

大

2

支

音左。大手也象形。
又戾也。大借左字。

2

史

2

从

音使。記事者也。
从手持中正也。

2

从

2

从

音枝。去竹之枝也。
○又持也。出也。庶也。分也。度也。

2

从

2

从

音聶。手之建。
巧也。从手持巾。

2

从

2

从

音遯。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
律燕謂之弗。从聿一。又自也。循也。

2

从

2

从

音代。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
从後及之也。又大也。又音異。

2

从

2

从

音鑑。堅也。从又
从臣古文作賢字。

2

从

2

从

音遯。所以畫之。又計策也。

2

从

2

从

梅洛龐蒂論「身體」與「世界」 的相聯性 (Korrelation)

- ✿ Husserl: *Leib* 身體 → transl. "lived body", Schmitz: "felt body"
- ✿ Merleau-Ponty: 法語概念 *corps* 有多重意義
 - un *corp vivant (Leib)* (F327) ⇔ *l'organisme (Körper)*
 - "*le corps propre*" (一己的身體, der Eigenleib): ← *Jemeinigkeit* (in-each-case-mineness)
Heideggers
- ✿ 對外物的感知與對一己身體的感知互相表裡：因二者「乃同一行動的兩面」(zwei Seiten ein und desselben Aktes). (D241, E212) ← 參考海德格Heidegger的「Dasein親在作為在世界中存在」/ (*Dasein als In-der-Welt-sein*)
- ✿ 用現象學的講法，一己身體與感知下的世界之間的關係是「相聯」的 (**korrelativ**).
- ✿ **現象的身體** (phenomenaler Leib) 或 **慣常的身體** (habitueller Leib) ⇔ 對象的或客觀的身體 (corps objectif, objektiver Körper)
 - 「我們運動的，永遠都不是客觀的身體 (corps objectif)，而是現象的身體 (corps phénoménal)。這道理並不神秘：因為我們的身體根本就是接觸世界的這一區域或那一區域的能力，故當然地會面向世界和感知世界。」 (D131, F123, E108)
 - 在當今的討論中，大家都慣把「身體」直接稱為「身軀主體」 ("body subject")
- ✿ 身體與「定向問題」 (Body and the problem of "Orientation") →



body schema



Mapping Xu Shen on M-P

梅洛龐蒂的「身體圖式」(Body schema) 概念

- 「我掌握我的身體作為一不可分割的資源。藉著一身體圖式，我對我的每一肢體的位置都一清二楚。」 “I hold my body as an indivisible possession and I know the position of each of my limbs through a **body schema** [un schéma corporel].” (PP101)
- 「『身體圖式』原初的構思是作為吾人的身體經驗的總稱。」 “‘Body schema’ was at first understood to be a *summary* of our bodily experience...” (PP 101) – 例如於人群中走路 (walking through a crowd!)
 - Cf. 參考胡塞爾：「定向零點」 Husserl's “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 – Kopf
- 「身體圖式」這回事，說到底，是要表達吾人的身體是『在』世界中和是『面向』世界的」 “...the ‘body schema’ is, in the end, a manner of expressing that my body is **in** and **toward** the world.” (PP 103)
- 「養成**習慣**其實是對**身體圖式的修訂與更新**。這情況對於古典哲學會構成嚴重困難，因為那一廂會傾向把一切理解為心智上的綜合。」 “Acquiring a habit as the reworking and **renewal of the body schema** presents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for classical philosophies, which are always inclined to conceive of synthesis as intellectual synthesis.” (PP 143)
 - (cf. 乒乓球、鋼琴、游泳、駕駛、武術 table tennis, piano fingering, driving, swimming, martial arts)

Important keywords

- “Perception is a nascent logos”
- “Primacy”, “primordial”
- “correlation”, “correlative” →
- Body, One’s own body (corporeal propre);
 - incarnate or embodied mind, animated body
 - “body schema” →
- Situation, situated
- Ambiguity
- Gestalt theory, gestalt psychology →
- Consciousness →

The very term: “Consciousness”

- ✿ What is “Consciousness”?
 - Cartesian ego? Pure I? transcendental I? 意識 ?
 - the knowing subject?
- ✿ The German term “Bewußtsein”
- ✿ Radically considered, Bewußtsein might be reformulated as
 - **Bewußt-sein** (conscious-being or better put “**being- conscious**”)
 - A state of awareness rather than an agent in the Cartesian sense
 - 從「理智主義」返歸於「無可化約的知覺現象」本身 A return from intellectualism to the “irreducible phenomenon of perception”.
- ✿ 意向性實指「意之能指」與「意之所指」之相聯性 Intentionality as the correlation of *intentio* and *intentum*
- ✿ 意識其實是「意識到某某」 Bewußtsein can also be understood as „Bewußt-sein **von etwas**“
(being conscious of something)

Xu Shen und Merleau-Ponty: "proximal vom menschlichen Körper und distal von Dingen um herum."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PP, Division I:
Der Körper und körperliche Tätigkeiten

PP, Division II:
Wahrgenommene Welt (*le monde perçu*), oder Lebenswelt

-the Physical
-the Vital
-the Human
(marginally touched upon in SB)

1) The Human Body and Body parts:

目-113, 口-180, 耳-32, 頁-92, 手-265, 足-85, 止-14,
心-263, 尸-23, 人-245, 子-15, 女-238, 肉-140, 骨-25,
血-15, 影-38, 齒-44, 步-32, 勹-15

2) Bodily movements and Human physiology:

見-45, 大-18, 立-19, 欠-65, 又-28, 支-77, 走-85,
走-117, 文-15, 口-13, 尤-12, 升-17, 老-10, 門-10

3) Natural Phenomena:

日-70, 月-8, 金-197, 木-421, 水-464, 火-112, 土-130,
雨-46, 云-17, 山-53, 玉-126, 厂-27, 石-49, 皐-92
川-10, 風-13

4) Animals and Plants:

牛-45, 馬-115, 羊-26, 猪-22, 雞-39, 鳥-115, 鹿-26,
虎-15, 眼-13, 犬-83, 虫-153, 蟲-25, 魚-103, 鼠-20,
豸-20, 艸-444, 竹-143, 禾-87, 米-36, 蕎-13

5) Artifacts, Livelihood and Culture:

衣-116, 車-99, 田-29, 門-57, 戶-10, 刀-64, 斤-15,
弓-27, 戈-26, 皿-25, 角-39, 广-49, 宀-71, 穴-51,
革-59, 貝-59, 网-34, 巾-62, 系-249, 斗-17, 放-23,
匚-19, 口-26, 食-62, 酉-67, 邑-181, 广-102, 言-247,
示-63, 鬼-17, 羽-34, 力-40, 黑-37, 瓦-25, 缶-21,
安-20, 章-16, 犭-37

Husserl's/Becker's legacy

- ★ Oskar Becker: *Beiträge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Begründung der Geometrie und Ihrer physikalischen Anwendungen*, in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6, 1923 p. 457ff
 - Homogenous space \Leftrightarrow oriented space (PP 516)
 - 均匀空間 \neq 導向空間
- ★ Husserl
 - **Leib** (lived body)/ as **Point-Zero of orientation**
 - (*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
 - **Kopf** (Head) as the authentic Point-Zero



OSKAR BECKER

Beiträge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Begründung
der Geometrie
und ihrer physikalischen Anwendung

2., unveränderte Auflage.



魯爾大學

一九七三年六月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1973

der Lichtkegel sich bewegt und eine in ihrer Gesamtheit vorhandene Landschaft nur Stück für Stück ablichtet. So bewegt sich auch das optische Orientierungsschema über die oculomotorische Mannigfaltigkeit hin. – Aus dem vorstehenden geht nicht hervor, daß diese Mannigfaltigkeit in sich zurückläuft (+geschlossen ist.). Dies ist bekanntermaßen faktisch so; ein phänomenologisch-transzendentales Verständnis dafür gewinnen wie erst auf der nächsten konstitutiven Stufe, dem orientierten Raum, sofern dieser nämlich ein Zentrum allseitig umgibt.

Das Gelegte läßt sich auf gewisse Tastfelder zweiter Stufe ferner übertragen; z. B. auf das Taftbewegungsfeld der Hand. Dagegen weist das Gesamt-Sinnesfeld des Taftlinnes (die gesamte „Haut“ des Leibes) schwierige, hier nicht zu erörternde Verhältnisse auf. Ebenso spielt die Deduktion von Taftlinnesfeldern eine wichtige Rolle (z. B. wenn ich meine Hand auf meine Brust lege). All dies würde hier zu weit führen. –

25. "Wissen" 1914/15 Lebensraum Konzept Raum

Wie verstehen unter dem „orientierten Raum“ den Umweltzusammenhang des einzelnen; also jenes Gebilde, in dessen Mittelpunkt „Ich“ ständig befindet und dessen äußerste (verworfene) Grenze der „Fernhorizont“ (das „Himmelsgewölbe“ etwa) ist. Ich kann im orientierten Raum ~~sein~~ „sein“, vielmehr nehme ich ihn in ganz analoger Weise wie das „Stellensystem“ des Gleichgewichtes ein.

Sein Hauptmerkmal ist, daß in ihm der Leib des Ich konstituiert ist als räumliches Gebilde und als, wenn auch ausgesuchtes Objekt unter anderen Objekten keine Stelle in ihm hat. Diese Ausfallung des eigenen Leibes als eines Objekts neben anderen (durch die „Außenwahrnehmung“ des Leibes) ist wohl nur möglich entweder auf Grund von „Doppelempfindungen“ (durch den Nahraum oder durch den „Fernraum“ (Sehen im Spiegel u. dgl.)). Ob ein gliedloses, blindes Tier seinen eigenen Leib als Objekt unter anderen Objekten (materiellen Dingen) haben kann, ist zu bezweifeln. Aber auch in diesem Falle – wie auch in dem wenigstens denkmöglichen Falte des reinen „Augenblickes“ (Punktauge) – ist jedenfalls als Orientierungszentrum ein Punkt im Raum, wo das Tier sich befindet, gegeben. Sowohl taktuell wie visuell ist die Stelle des orientierten Raumes, an welcher sich der Leib befindet, ganz besonders vor allen anderen ausgezeichnet. Sie ist das absolute „Hier“ im Gegensatz zu jedem „Dort“. Ebenso ist die Entfernung von „mit“ wesentlich etwas anderes als die Entfernung zweier Gegenstände voneinander.

Der Umstand, daß das „Ich“ mittels seines Leibes eine Stelle im orientierten Raum einnimmt, ist recht eigentlich das, was ihn zum „Raum“ macht, im Gegensatz zu den im vorigen besprochenen „vorläufigen“ (präpatialen) Mannigfaltigkeiten. Eng damit zusammen hängt seine zweite Eigentümlichkeit, daß er ein allen Sinnen gemeinsames 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ist. Das, was Ich in ihm individuiert, sind keine „Daten“ mehr, auch keine präpatialen Figuren mehr, sondern Dinge. Diese sind Sinneinheiten, die sich aus visuellen und taktuellen „Erscheinungen“ zum mindesten konstituieren können. Wir können identisch dasselbe Ding u. U. bestimmen und lieben.

Trotzdem ist es möglich, durch Abstraktion von der Dedungsmöglichkeit mit Tastdaten und ferner darauf aufbauenden taktuellen „Erscheinungen“ einen rein optischen orientierten Raum (der meist „Sebraum“ genannt wird, obwohl diese Bezeichnung nicht immer eindeutig definiert wird) zu untersuchen. Der rein taktuelle Raum ist, wie das Beispiel des Blinden zeigt, ohne irgendwelche Abstraktion ganz konkret möglich. (Beim reinen Sebraum ist das zu bezweifeln.)¹⁾

Über den Prozeß der Konstitution des orientierten Raumes müssen wir uns an dieser Stelle sehr kurz fassen. – Es ist zu unterscheiden zwischen der optischen und der taktuellen Raumsicht. Der Sebraum konstituiert sich aus dem oculomotorischen Feld durch die Umdeutung einer gewissen Qualität seiner Elemente, der sog. „Sichttiefe“, in eine dritte Raumdimension, die mit den beiden im Felde ausgebreiteten Dimensionen eine im wesentlichen homogene dreidimensionale Mannigfaltigkeit bildet. Ihre eigentliche Begründung findet die Umdeutung durch die Kinästhesie, ganz ebenso wie bei der Konstitution des oculomotorischen Feldes aus dem Sehfeld. Es ergibt sich nämlich eine Gruppe von Veränderungen der oculomotorischen Figuren, die nicht durch Augenbewegungen, aber Bewegungen anderer Art (auf die wir hier nicht eingehen können) komponiert werden können. Diese Veränderungen lassen sich so als gewisse Bewegungen, nämlich „Drehungen“, in einer dreidimensionalen auf einen Mittelpunkt konzentrierten Mannigfaltigkeit interpretieren. Die so variablen oculomotorischen Figuren erweisen sich als die Spitze eines Ich in diesen „Drehungen“ durch-

1) Niemals aber können Seh- und Tatraum, wenn sie beide vorhanden sind, voneinander ganz getrennt sein, wie Tast- und Sehfeld (z. B. 2. Stufe); sondern sie bestehen sich dann immer als abhängige Momente auf einen identischen orientierten Raum.

haltenden »Dinges«, das wir (nach H. Hofmann) als »Sehding« oder als »Skiagraph« bezeichnen.¹⁾ So lange ein solches »Skiagraph« sich nur dreht, ändert es nicht wesentlich seine Entfernung von mir. Es sind nun auch andere Bewegungen denkbar auf mich zu und von mir weg. Diese sind aber nicht kinästhetisch kompenierbar, denn ich bin ja im Mittelpunkt des orientierten Raumes festgenagelt. Weil aber sind sie definierbar als »finalisch« kongruente Verpflanzungen.²⁾ Z. B. ändert eine Person, die bis an die Tür des Zimmers geht, im allgemeinen ihre »Sehgröße« nicht, d. h. sie vollführt eine »Skiagraphische Bewegung.³⁾ Dies fällt aber nicht immer zusammen mit einer im gewöhnlichen Sinn Garren Bewegung (die wir unter C definieren werden); eine sich nähernde Lokomotive »wälzt« z. B. beträchtlich vor unseren Augen. — Auf die sich hier der Einzelfordnung eröffnenden Probleme können wir nicht eingehen. —

Die Konstitution des orientierten Taftraums ist von der des optischen Raumes wesentlich verschieden. Die Elemente der prä-spatialen Tafmannigfaltigkeit zweiter Stufe können nicht »auf Tiefe« umgedeutet werden, wie die visuellen Daten. Denn die Möglichkeit einer solchen Umdeutung beruht beim Gesichtssinn darauf, daß ein visuelles Datum vom takt- und schmerzempfindenden Leibe »ge-trennt« ist, an sich noch gar keine Lokalisation in bezug auf den Leib hat und diese daher noch frei zugewiesen erhalten kann. Dagegen kleben die Tafdaten immer am Leibe, sei es an seiner Oberfläche, sei es in seinem Innern.

Die Konstitution des orientierten Tafraumes vollzieht sich mittels der Gliederbewegungen, vor allem durch diejenigen unter ihnen, die die Glieder vom Rumpf entfernen oder sie ihm nähern. Dabei

1) Die Terminologie bietet hier einige Schwierigkeiten: »Sehding« wird von Hering im weiteren Sinne gebraucht, Hofmann lebt es dem »visuellen Sinndring« oder »Phantom« entgegen. »Skiagraph« ist von der platonischen Bezeichnung für perspektivische Material »σκιάγραφος« hergeleitet. Siehe dazu X, 632 ff., in der doch entfernte materielle Dinge als »Skiographen« erscheinen; die perspektivischen »Erfahrungen« sind die »Skiographen«. — Halle verwendet das flüssige »Entfernungsding«, der aber leicht zu Mißverständnissen führt.

2) Das hat keine Schwierigkeiten. Denn nicht etwa sind die den »finalisch gleichen« Skiographen als Höpfele entsprechenden Sinnesfeldfiguren, wenn man von der darüber gebauten Supersektion sich losmacht, im primitivsten Sinne ähnlich gleich. (Vgl. H. Hofmann, »Über den Empfindungsbegriff«, S. 67–69). — Wir werden auf das Problem im II. Teil zurückkommen.

3) Vgl. Stumpf, Über den physiologischen Ursprung der Raumvorstellung. Leipzig 1873, S. 202.

ist aber so eine Bewegung wie das Gehen, bei dem durch eine rhythmisch wiederholte Gliedbewegung eine ständige Fortbewegung in einer Richtung erzielt wird, auszuhalten. Das »Gehen« spielt erst bei der Konstitution des »homogenen Raumes« eine Rolle. Ein psychophysisches Wesen ohne Glieder, etwa ein kugelförmiges, rein taktuell organisiertes Tier wäre nicht zur Konstitution eines orientierten Raumes fähig. Im Aufbau seiner Räumlichkeit würde auf sein »Hautbewegungsfeld« folglich der homogene Raum folgen. — Durch die mannigfachen möglichen Gliederbewegungen entstehen vieldimensionale Mannigfaltigkeiten (entsprechend der Anzahl der »Freiheitsgrade« des durch die Glieder bestimmten kinematischen Systems), die sich aber durch Deckung und gegenseitige Koppelung schließlich auf drei reduzieren.¹⁾ Die zentrale Lage des Rumpfes bringt auch hier ein »hier«, wo »sich« gleichsam »wohne«, und eine zentrale Orientiertheit um einen Mittelpunkt herum hervor. Dies im einzelnen zu verfolgen ist eine verwiderte und nicht leichte Aufgabe, die wir hier nicht lösen können. — Der »orientierte« Tafraum reicht so weit, als meine Glieder reichen. Allerdings kann ich ihn durch Tasten mit Stöcken und dgl. erweitern. (Das führt wieder auf eigene Probleme.) —

Damit müssen wir unsere Bemerkungen über den orientierten Raum abbrechen. Unerörtert lassen wir u. a. auch die Frage, wie sich durch »Deckung« der Takt- und Seh-Dinge die eigentlichen »Dinge« im orientierten Raum bilden.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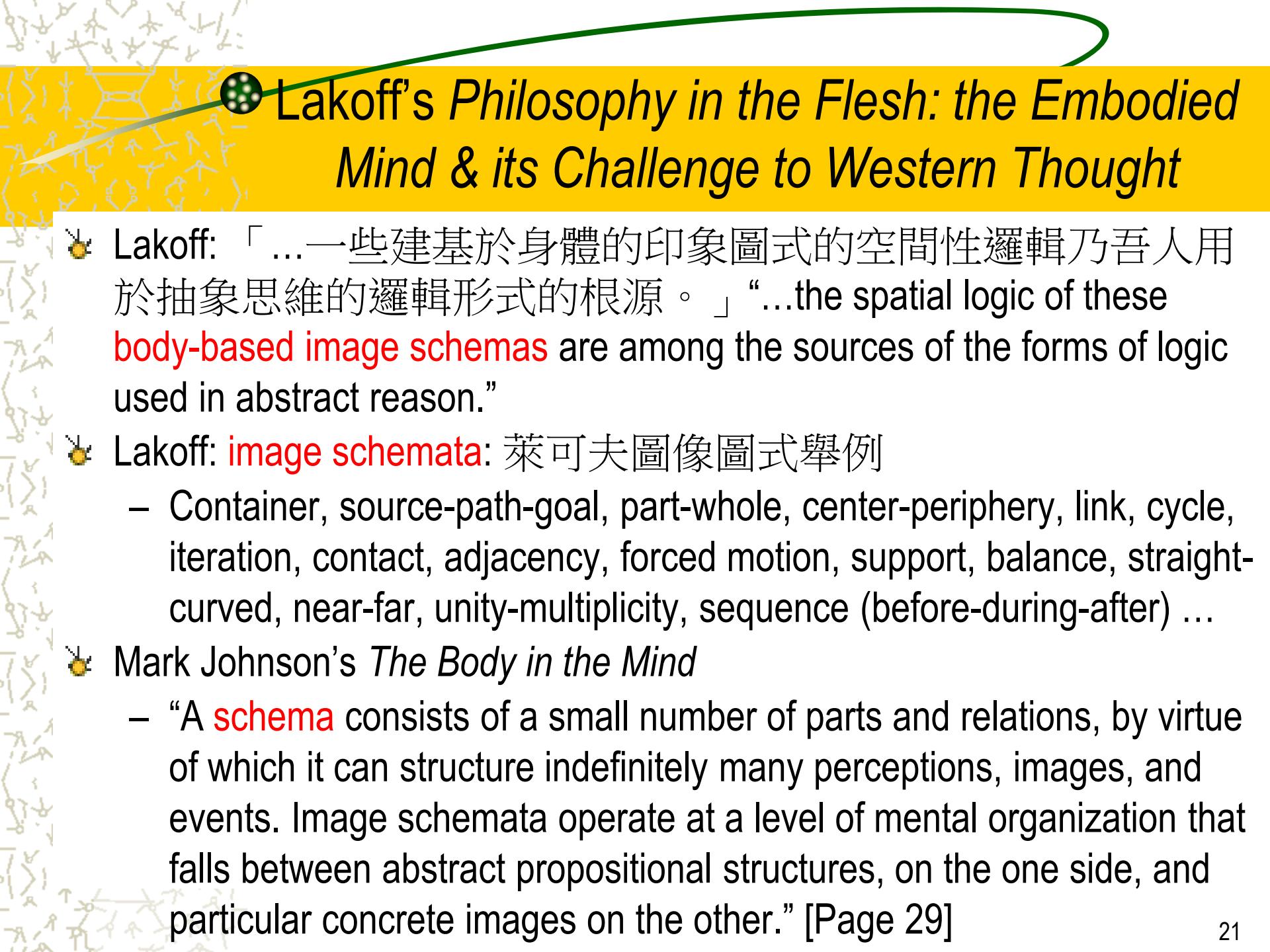
C. Der homogene (unbegrenzte) Raum.

Der »homogene« Raum ist der Raum unserer Naturwissenschaft, wenigstens auf der anschaulichen Stufe der beschreibenden Wissenschaften, und auch im wesentlichen der »klaffenden Physik« Newtons und seiner Nachfolger. (Wir ignorieren hier den Unterschied zwischen morphologischem und exaktem Raum.) — Der homogene Raum verhält sich zum orientierten wie das okulomotorische Feld zum Sehfeld. Durch Eigenbewegungen (»Gehen«?) »erweitern« wie den

1) Mathematisch läuft das auf die Einführung von Bedingungsgleichungen hinan, die die Anzahl der unabhängigen Variablen vermind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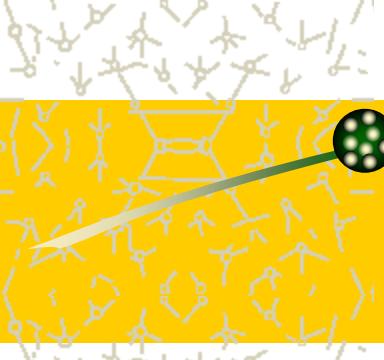
2) Wie auch das Gehör u. dgl. einen orientierten Raum hervorbringen kann, ist von W. Schäppi in seinen »Beiträ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Wahnehmung« Halle 1910 (S. 29 ff.) aufgreifend geildert worden.

3) Es ist ein Problem für mich, zu zeigen, wie aus den periodisch-rhythmischen Gebewegungen eine fortlaufende Bewegung sich bildet. — Jedenfalls ist es gerade die Periodizität der rhythmischen Gebewegung, die auf Basis ihrer unbegrenzten Wiederholbarkeit das unbegrenzte »Hineingehen« in die Tiefe des Raumes ermöglicht.



Lakoff's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 💡 Lakoff: 「...一些建基於身體的印象圖式的空間性邏輯乃吾人用於抽象思維的邏輯形式的根源。」 “...the spatial logic of these **body-based image schemas** are among the sources of the forms of logic used in abstract reason.”
- 💡 Lakoff: **image schemata**: 萊可夫圖像圖式舉例
 - Container, source-path-goal, part-whole, center-periphery, link, cycle, iteration, contact, adjacency, forced motion, support, balance, straight-curved, near-far, unity-multiplicity, sequence (before-during-after) ...
- 💡 Mark Johnson's *The Body in the Mind*
 - “A **schema** consists of a small number of parts and relations, by virtue of which it can structure indefinitely many perceptions, images, and events. Image schemata operate at a level of mental organization that falls between abstract propositional structures, on the one side, and particular concrete images on the other.” [Page 29]



Heinrich von Kle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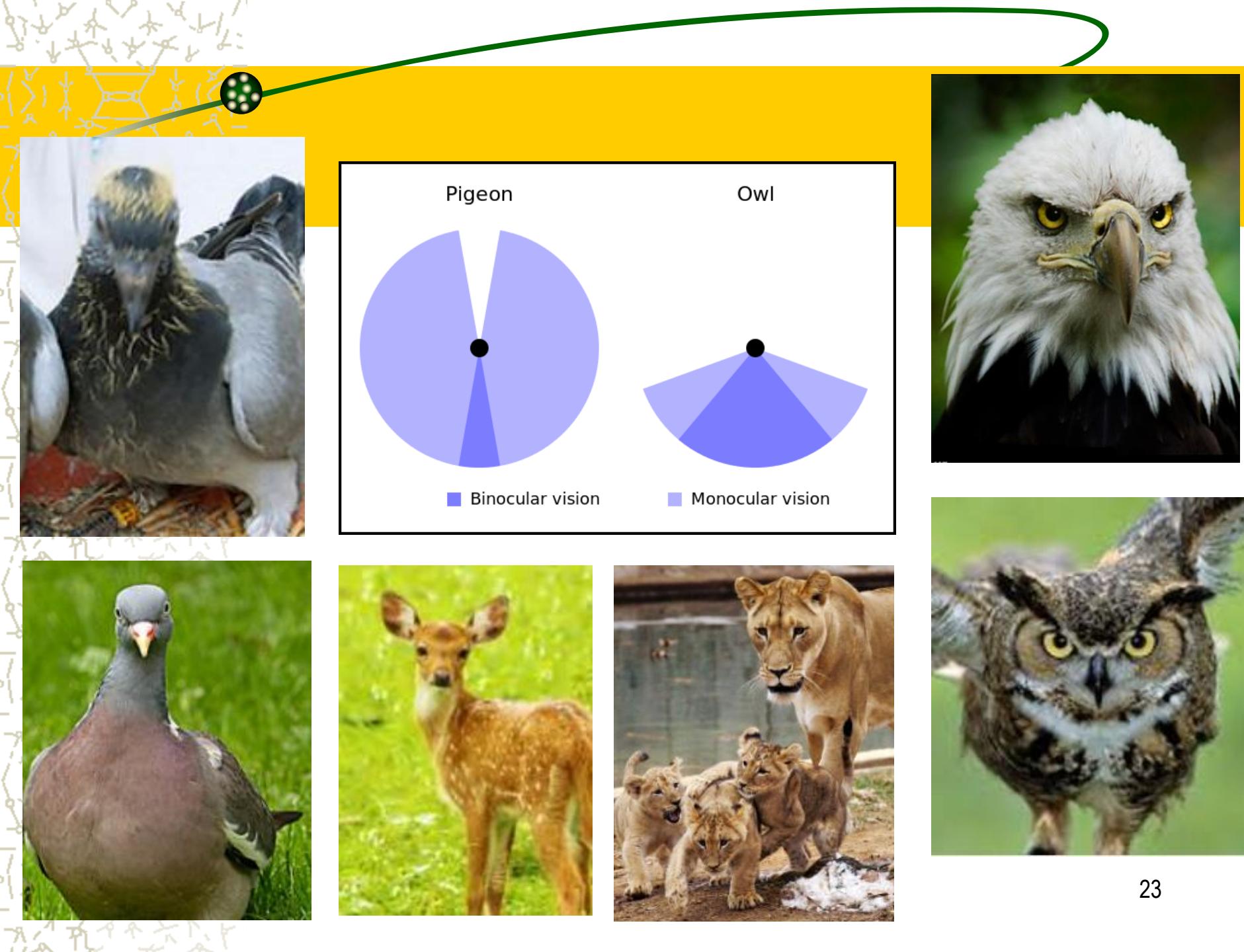
Heinrich von Kleist
ON THE GRADUAL
COMPLETION OF THOUGHTS
DURING SPEECH

Taken from a letter to R.v.L.
1807



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

- ✖ Über die allmähliche Verfertigung der **Gedanken** beim **Reden** (1805-06) 《論言談中思想的逐漸完成》
 - Die Sprache ist alsdann keine Fessel, etwa wie ein Hemmschuh an dem Rade des Geistes, sondern ein zweites, mit ihm parallel fortlaufendes Rad an seiner Achse
 - 語言並非心靈這車輪的鎖鏈或煞車的軻木，而是與心靈同軸的並與其一起在轉動的另一輪子。
 - “die **Idee** kommt beim **Sprechen**.” (The idea comes with the speaking)
 - “gleichursprünglich” – equilprimordial
- ✖ Merleau-Ponty:
 - „...so many writers who begin a book without knowing just what they are going to include.“ (, PP183)



「定向」問題一般 Problem of “Orientation”

💡 Orientation:

- Everyday use: orientation camp!
- 公筷的使用：顏色？左右？裏外？
- System of reference → anchorage 鐨定 ← My own Body

💡 Kant: “What is Orientation in Thinking?” (1786) ➔

- 空間中的定向：左/右，太陽方位 Orientation in space: left / right, sunrise
- “To **orientate** oneself [...] means to use a given direction—and we divide the horizon into four of these—in order to find the others, and in particular that of **sunrise**. [...] For this purpose, **however**, I must necessarily be able to **feel a difference within my own subject**, namely that between **my right and left hands**. I call this a **feeling**, because these two sides display no perceptible difference as far as external intuition is concerned. [...] circle [...] “Thus, in spite of all the objective data in the sky, I **orientate myself geographically purely by means of a subjective distinction.**” (Cambridge/Polit. 239)
- Orientation in Thinking (in the supersensible realm): “Thus, to **orientate** oneself in thought means to be guided, in one’s conviction by a **subjective principle of reason where objective principles of reason are inadequate.**” (Cambridge/Polit. 240)

💡 這也說明了，何以胡塞爾把身體 (Leib) [甚至把「頭」(Kopf)] 視作「**定向零點**」(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 Point Zero of Orientation)

梅洛龐蒂對漢字研究的「相關性」

「我所經驗到的身體，就是一種能進行一些行為和能〔享有〕一個世界的能力。我之為我自己，不外是作為世界中的一個據點 (prise, Anhalt, hold on the world)。」(PP: D405, F406, E370)

「[...]具有行為的身體實乃一奇特的對象，因身體能把自己的部分當作為〔指向〕世界的符號系統，藉著這一系統，吾人乃得以勘察這世界，對之理解，並為之賦予意義。」(PP: D277, F274, E245)

「吾人的身體 [...] 乃一切其他東西的根源， [...] 它把意義投射於外界，並因而給予事物一定的地位。它確保了這些東西在吾人的手中和於吾人的眼底能作為事物而存在。」(PP: D176, F171?, E147)

「言詞的意涵並非只限於字面所指者而已。人的身體的本質，就是能於一系列無盡止的、斷斷續續的行動之中不斷地吸納嶄新的，而且是超越了甚至是改變了其自然的能力的意義內核。」.(PP: D229, F226, E199)

「我的身體不單只給予自然對象，而且給予文化對象一定的意涵」(PP: D275, F272, E244) ...
「藉著工具的製作，身體為其自身締建了一個文化的世界。」(PP, D176, F171, E148)

「這另一含生之物插手於一些自然事物，卻又能超越其當下直接的意涵。它為自己製造各種工具器物，從而把自己投射進一人文世界之中。一個小孩會學習使用它們 [...]，因為它的身體圖式 (body schema)很快會讓它掌握到別人所做到的事與它自己所做的事之間的關聯。因此，器物對它來說，已變為一種可予操作的事物 (manipulandum)，而他者乃顯示為人類行為的一個中心。眾多人文對象之中，有一人文對象特別對他者的感知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就是語言。」(PP: D405f, F407, E370)

「我們的身體能具備分節/鉤勒 (articulate)和發音 (phonate)的本能，這是我們的身體的調節和應用的一些可能，而這便足夠了。 [...] 言詞於吾人的語言世界中自有一定的地位，它是
我能夠動員的裝備的一部分。」 "(PP D214, F211, E186)"

Die Relevanz Merleau-Pontys für die chinesische Schrift

- „Meinen Leib erfahre ich als Vermögen gewisser Verhaltensweisen und einer gewissen Welt, ich bin mir selbst nicht anders gegeben denn als ein gewisser Anhalt an der Welt.“ (PP: D405, F406, E370)
- „[...] wir sagen, Insofern ihm [dem Leibe] ‘Verhaltungen’ eignen, ist der Leib jener seltsame Gegenstand, der seine eigenen Teile als allgemeine Symbolik der Welt gebraucht und durch den wir somit einer Welt zu ‘begegnen’, sie zu verstehen und ihr Bedeutung zu geben vermögen.“ (PP: D277, F274, E245)
- “[Unser Eigenleib] selbst ist der Ursprung aller anderen Ausdrucksräume, die Bewegung des Ausdrückens selbst, das was Bedeutungen aus sich erst entwirft und ihnen einen Ort gibt, was sie als Dinge unter unseren Händen und unter unseren Augen existieren läßt.“ (PP: D176, F171?, E147)
- “Der Sinn eines Wortes ist nicht im Worte als bloßem Wortlaut enthalten. Doch ist es eben die Wesenbestimmung des menschlichen Leibes, in offen endlosen Folgen diskontinuierlicher Akte immer neue Bedeutungskerne sich einzuverleiben, die sein natürliches Vermögen überschreiten und überholen.” (PP: D229, F226, E199)
- “Der Leib ist es, der nicht nur Naturgegenständen, sondern auch Kulturgegenständen, wie etwa Worte es sind, ihrem Sinn gibt.“ (PP: D275, F272, E244) „...er [der Leib] muß alsdann sich ein Werkzeug schaffen und entwirft um sich herum eine Kulturwelt.“ (PP, D176, F171, E148)
- “Es eignet sich Naturobjekte an, sie über ihren unmittelbaren Sinn hinaushebend, stellt sich Werkzeuge, Instrumente her und projiziert sich in Gestalt von Kulturgegenständen in seine Umwelt. [...] Es [das Kind] ergreift Besitz von ihnen, lernt, sich ihrer zu bedienen, wie andere es tun, weil es in seinem Körperschema unmittelbar der Entsprechung zwischen dem, was es tun sieht, und dem, was es selbst tut, versichert ist und so der Gebrauchsgegenstand zu einem bestimmten *manipulandum*, [...] Ein Kulturobjekt insbesondere wird in der Wahrnehmung des Anderen eine wesentliche Rolle spielen: die Sprache.“ (PP: D405f, F407, E370)
- “Es genügt, daß ich sein Artikulations- und Klangwesen innehabe als eine mögliche Modulation, eines möglichen Gebrauch meines Leibes. [...] das Wort hat eine bestimmte Stelle in meiner sprachlichen Welt, ist ein Teil meiner verfügbaren Ausrüstung...“ (PP D214, F211, E186)



Division I: The Body and Bodily activities

Division II:
Life word or
“world-as-
perceived” (*le
monde perçu*)

→ -the Physical
-the Vital
-the Human

1) The Human Body and Body parts:

目-113, 口-180, 耳-32, 頁-92, 手-265, 足-85, 止-14,
心-263, 尸-23, 人-245, 子-15, 女-238, 肉-140, 骨-25,
血-15, 影-38, 齒-44, 步-32, 勹-15

2) Bodily movements and Human physiology:

見-45, 大-18, 立-19, 欠-65, 又-28, 支-77, 走-85,
辵-117, 文-15, 口-13, 丸-12, 丂-17, 老-10, 門-10

3) Natural Phenomena:

日-70, 月-8, 金-197, 木-421, 水-464, 火-112, 土-130,
雨-46, 爻-17, 山-53, 玉-126, 厂-27, 石-49, 皀-92
川-10, 風-13

4) Animals and Plants:

牛-45, 馬-115, 羊-26, 猪-22, 焦-39, 鳥-115, 鹿-26,
虎-15, 眼-13, 犬-83, 虫-153, 蟲-25, 魚-103, 鼠-20,
豸-20, 艸-444, 竹-143, 禾-87, 米-36, 蕎-13

5) Artifacts, Livelihood and Culture:

衣-116, 車-99, 田-29, 門-57, 戸-10, 刀-64, 斤-15,
弓-27, 戈-26, 皿-25, 角-39, 广-49, 丂-71, 穴-51,
革-59, 貝-59, 网-34, 巾-62, 系-249, 斗-17, 放-23,
匚-19, 口-26, 食-62, 酉-67, 邑-181, 广-102, 言-247,
示-63, 鬼-17, 羽-34, 力-40, 黑-37, 瓦-25, 缶-21,
攴-20, 章-16, 彳-37

《漢語多功能字庫》中的主要部件類別 Main categories of Chinese script components in MFCCD

i. Human Body & Bodily Parts (人體及其部份): ↗

e.g., 手 (hand), 止 (foot), 人 (man), 女 (woman), 耳 (ear), 目 (eye), 口 (mouth) ... ↗

ii. Bodily Movements & Physique (肢體活動/生理現象): ↗

e.g., 大 (big), 立 (stand), 夂 (inverted foot), 步 (step), 身 (pregnant), 𠃔 (inverted mouth) ... ↗

iii. Natural Phenomena (自然現象): ↗

e.g., 日 (sun), 月 (moon), 山 (hill), 石 (stone), 水 (water), 火 (fire), 土 (earth), 雨 (rain) ... ↗

iv. Animals & Plants (動物植物): ↗

e.g., 牛 (ox), 羊 (goat), 犬 (dog), 馬 (horse), 隹 (bird), 魚 (fish), 竹 (bamboo), 木 (wood), 米 (rice), 來 (wheat), 艸 (grass) ... ↗

v. Artifacts, Livelihood & Cultural Phenomena (生活文化): ↗

e.g., 斤 (axe), 戈 (dagger-axe), 門 (door), 乚 (roof), 皿 (utensil), 耒 (plough), 玄 (silk), 衣 (clothes), 丶 (vessel for food), 酉 (bottle) ... ↗

vi. Indices & Symbols (指事符號): ↗

e.g., 丶 (dot/mark), 一 (stroke), 八 (divided), 丶 (emissions, light/sound), 中 (middle), transformation factors (inversion, tumbling, omission) ...

梅洛龐蒂論「身體」

Merleau-Ponty on the Body

✿ 客觀身體與現象身體 Objective Body vs. phenomenal body

- 現象身體乃「一身體，其於自身周圍投射一定的『格局』，使得其各『部位』能動態地彼此認受，並且這身體的感覺接收器能共同協作以感知對象。」 Phenomenal body is “the body, that [...] projects a certain ‘setting’ round itself, in so far as its ‘parts’ are dynamically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and its receptors are so arranged as to make possible, through their synergy, the perception of the object.” (PPc 232-233)
- 換言之，現象身體乃一「『虛擬的身體』，其現象『位置』是由其〔將要履行的〕任務及其處境所界定的。」 In other words, the phenomenal body is “**a virtual body with its phenomenal ‘place’ defined by its task and situation.**” (PPc 250)
- 「在某一意義下，〔吾人的身體〕就好像被縫綴到那原初的世界之上一樣 (sewn together)。」 (PP366)
- 「我們要運動的，從來不是客觀的身體，而是現象的身體。」 “[i]t is never our objective body that we move, but our phenomenal body...” (PPc 106)
- 「我的身體是徹頭徹尾自我一致的」 “My body as **identical throughout...**” (PP 209) ← cf. Kant’s “I Think” (Ich denke)

✿ 「對一己言的身體」 vs 「對他者言的身體」 “My body for me” vs “my body for others” cf. 人類性行為 Human sexuality

✿ 人體的最大功能是能言語 the body's ability to utter speech!

梅洛龐蒂論「身體」及其空間

Merleau-Ponty über den Leib und seinen Raum

- 身體與感知世界乃「同一個行動 (Akt) 的兩面。」 Der Leib und die wahrgenomene Welt sind “zwei Seiten ein und desselben Aktes” (PPc 205)
- 梅洛龐蒂早於他第一本書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 便申明這一點：「現象的身體必須是一足以照應著一個『周遭』的一系列行動的中心。」 “the phenomenal body must be a center of actions which radiate over a ‘milieu’”.(SB 157)
- 「我們的身體經驗……為我們提供一種能接觸世界和對象的方式。」 “Our bodily experience of movement...provides us with a way of access to the world and to the object.” (PPc 140)
- Husserl: 「導向空間」優先於「同構空間」或「客觀空間」。對Merleau-Ponty: 「處境空間」或「存活空間」優於「位置空間」或「幾何空間」。而前者最後必歸趨於身體的經驗。Just as for Husserl the “oriented space” is prior to “homogeneous space” or objective space casually understood, so is for Merleau-Ponty the “spatiality of situation” (PPc 100) or “spatiality of existence” (PPc 289) prior to “spatiality of position” or geometrical space” (PPc 100, 244, 288), and human encounter with space in the first place can only make sense with reference to situational or existential space which in turn can only b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experiencing human body,
- 「在某一意義下，〔吾人的身體〕就好像被縫綴到那原初的世界之上一樣 (sewn together)。」 (PP366)
- 「故此，事物必與我的身體相聯，或用較一般的講法，必與我的存在相聯[[...]]事物建構於吾人身體在其上面所取得的『據點』(prise, Anhaltspunkt, hold)之上。」 “Thus the thing is correlative to my body and, in more general terms, to my existence [...]. It is constituted in the hold (prise) which my body takes upon it.” (PPc 320) ← →



漢字的「身體性」(Leiblichkeit)：

1. 弄 从玉从升，fondling jade with both hands
2. 吳 从矢从張大之口，laughing with head staggering forward and back → in a state of bliss and happiness
3. 無／舞 从大从◎或从舛，stretched arms and crossed legs, dancing with decors in hand
4. 卽 从皂从匚，man sits facing a cooking pot ready for eating
5. 既 从皂从无，man turning away from a cooking pot → being full
6. 乳 从女抱子哺育 woman breast-feeding a child
7. 蔑 从人从苜從戈，a man looking down on someone with enmity
8. 直 从目从丨，looking straight forward, being righteous
9. 企 从人从止，standing with foot magnified, ardent longing
10. 身 从人从◎，woman getting pregnant





oben
up 上



unten
down 下

Husserl: 身體 (Leib) 或頭 (Kopf)
作為「定向的零點」 ("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 (Ideen II)

Merleau-Ponty: 「我們的身體正
乃事物[得以呈現]的視角...」
("...eben unser Leib, als
Gesichtspunkt für die Dingen...")
(PP: D349, F347 E314)

漢字的空間定向 Raumorientierung



vorn front,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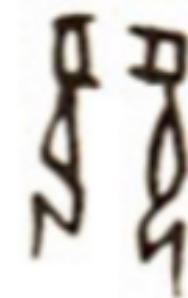


links left 左 [左]



[右] right 右 [右]

漢字的身體定向 Körperorientierung



1. **陟** def: {阜止少(止)} → 雙足朝上 both feet turned upward → to ascend, aufsteigen
降 def: {阜攵(止)牛(止)} → 雙足向下 both feet turned downward → descend , absteigen
2. **出** def: {凵止} → 足踏出洞穴 Foot (止) foot coming out from cave(凵) → to exit, heraustreten
3. **从** def: {人 人} → 一人跟隨另一人 a man behind another man → to follow, folgen
卯 def: {匚(人)匚(人)} → 二人對坐 Two persons sitting towards each other → (Komponent)

iv) 一人蹲坐於一燭前 A person crouching

(卽) toward a cooking pot (匱) → means **ready** to eat (**即**); →→ **immediate?**

= **At once** = **立即** = To assume a position (**即**);

v) 一人蹲於鍋前，但轉身向外 A person

crouching but turning **away from** a cooking pot

(匱) → **finished eating** (**既**) →→ **已經、已然**
already, bereits



vi) Im Zeichen **啟** (öffnen), das das Öffnen der Tür meint, greift die Handkomponente (egal ob eine linke oder eine rechte Hand) immer am Rand der Tür, aber niemals am Scharnier.



vii) Im Zeichen **取** (holen), das eine Hand zeigt, die jemand am Ohr nimmt, reicht die Hand (egal ob linke oder rechte Hand) immer am Ohrrand statt an der Wurz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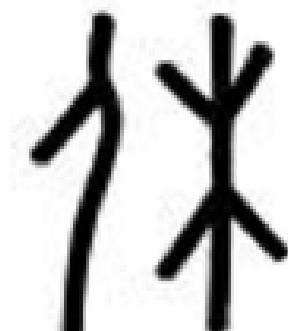
viii) Das Schriftzeichen 射 (schießen) besteht aus "Bogen" 弓, "Pfeil" und "Hand", aber die Hand greift immer nach der Befiederung, niemals an der Pfeilspitze.



ix) Das Zeichen 牧 (Vieh hüten oder treiben) besteht aus "Kuh/Ochse" 牛 "Hand" und "Peitsche,,. Dabei lenkt die Hand die Peitsche immer auf das Tier zu.



x) Das Zeichen 休 (sich ausruhen) besteht aus "Mann" 人 und "Baum". Dabei lehnt sich der Mann immer mit dem Rücken und nicht mit der Brust zum Baum.



足

走

走
唐韻
丑略切

階而
走註
蹠一作

集韻
教略切
足音

一作是
大書正譌

說文
乍行乍止也

六書
从不从止會意

又
隸作
主有與足

六書故循道

主有與足

足(止)作為部件 Der Fuß als Komponente

✿ 對梅洛龐蒂來說，身體的運動都是帶有意向性的，都是廁身於處境空間中的意向活動。(intentionale Bewegung im situativen Raum).

✿ 最能表達所謂「廁身於處境空間中的意向活動」的，是「走」這個部首(或部件)。「走」可再分解為兩部分，即「止」與「彳」。人體各部分之中，負責走動的當然以足(止)為最，而解作「十字路口」的「彳」，便當然成為「止」的現象學上的「夥伴」(Korrelat, correlate)了。

✿ 「彳」乃「行」，的左邊。羅振玉界定之為「四達之衢」瑞典學者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解之為“a drawing of meeting streets”.

✿ 「行」與希臘文的 “ $\theta\sigma$ ”(ethos) 可謂異曲同工！



Bemerkenswert ist, dass die kombinierte Schriftform **走** eine **sehr produktive** Schriftkomponente geworden ist, aus der viele zusammengesetzte Zeichen abgeleitet werden, einschließlich des philosophisch verlockenden Begriffs von „tao“ (道). Dieses Schriftzeichen, trotz seiner vielen subtilen Bedeutungen (wie im Taoismus), bedeutet wörtlich einfach nur "Straße," oder „Weg“. Wenn man näher auf seine Komposition schaut, findet man neben dem "Fuß" sogar den "Kopf", also buchstäblich den ganzen Menschen, der in sein "Milieu" eindringt. Als Beispiel sind zwei archaische Token des Zeichens "tao" oben gezeig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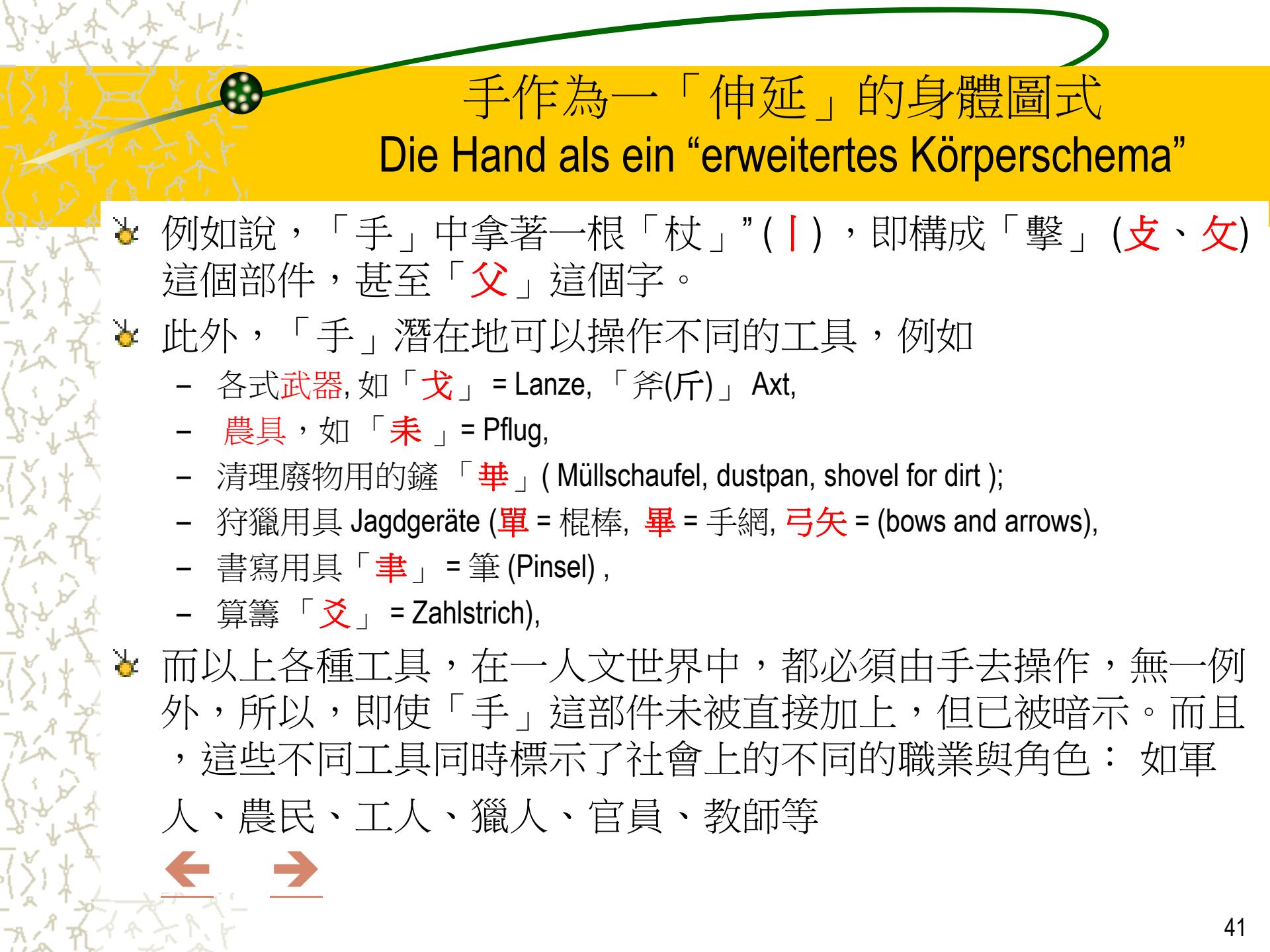
漢字	— 字例	部件	性質	處境	象徵人的存在
道:	徯, 徯, 徯			彳、亍	首、止、人
德:	徯, 徯, 徯, 徯			彳、亍	直(目、丨)、心、止

- 在中國傳統中，道、德合稱，自古皆然。如今，透過部件的分析，我們得見「道」和「德」意義雖各有重點，但其實同時都由處境元素（彳、亍）加上人體元素（首、目、止〔腳〕、心，甚至人）組成，故都涉及「人在處境中」這一基本意念。道、德二字的處境意涵，從希臘文 *ἦθος* (ēthos)一詞也可找到他山的印證，因 *ēthos* 的原義其實正可解作「居所」[1]。
- 「行」除可解「行動」的「行」—「行列」的「行」外，還可解「德行」的「行」！一如本解居所的 *ἦθος* 終於可引申為解德行相關的 *ethic*。

[1] Liddell and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sixth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69), p.672, *ῆγων* 條目下即有如下義項：an accustomed seat; of the abodes of men。後世的 *ethics/Ethik* 由於實由 *ἦθος*一詞所衍生，故很明顯地涉及了人際共處的問題。

手的角色 Die Rolle der Hand

- 梅洛龐蒂一再用「依據」(prise) 或「據點, hold 」(Anhaltspunkte)去說明其感知現象學中的「相聯性」(Korrelation) 理念: „Thus the thing is the correlate of my body and , more generally, of my existence[...]. 「事物建構於吾人身體在其上面所取得的『據點』。」(The thing is constituted in the hold my body has upon it...“ (PP: D370, F369, E334)
- 人類除了操作自己的身體，還發明了工具。梅洛龐蒂認為，人在運用工具時，必須「讓自己適應那工具 (sich in ihnen einrichten)」，又或可反過來說，讓工具參與吾人身體的空間 (voluminosity)」，以便構成一伸延的身體圖式。(PP: D173, F168, E145)
- 在漢字中，「手」無可置疑是最能操作工具的身體部分。因此說明了「手」幾乎是眾多部件中，無論語意或構詞上最能產的一個部件。



手作為一「伸延」的身體圖式

Die Hand als ein “erweitertes Körperschema”

- ✿ 例如說，「手」中拿著一根「杖」”(丨)，即構成「擊」(攴、攵)這個部件，甚至「父」這個字。
- ✿ 此外，「手」潛在地可以操作不同的工具，例如
 - 各式武器，如「戈」= Lanze, 「斧(斤)」 Axt,
 - 農具，如「耒」= Pflug,
 - 清理廢物用的鏟「華」(Müllschaufel, dustpan, shovel for dirt);
 - 狩獵用具 Jagdgeräte (單 = 棍棒, 罂 = 手網, 弓矢 = (bows and arrows),
 - 書寫用具「聿」= 筆 (Pinsel),
 - 算籌「爻」= Zahlstrich),
- ✿ 而以上各種工具，在一人文世界中，都必須由手去操作，無一例外，所以，即使「手」這部件未被直接加上，但已被暗示。而且，這些不同工具同時標示了社會上的不同的職業與角色：如軍人、農民、工人、獵人、官員、教師等





胡塞爾「意義的純粹邏輯」
與漢字意義理論

**Husserls reine Logik der Bedeutung
& Bedeutungstheori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胡塞爾「意義的純粹邏輯」

- 純粹邏輯指的是「意義的純粹邏輯」，也可視之為「關於意義的純粹形
式學說」。Reine Logik bezieht sich auf eine “**Reine Logik der Bedeutung**” oder
“reine Formenlehre der Bedeutungen”
- 「**反意義**」 Widersinn (absurdity) 與 「**無意義**」 Unsinn (nonsense)兩者都必
須避免 (vermeiden, avoid)，尤其是後者！→
- 重點在於「意義的組合」與「意義的轉化」 Schwerpunkt auf
Bedeutungs**verknüpfung** und Bedeutungs**modification**).
 - 這兩個概念胡塞爾《邏輯研究》篇中最少提了七次。Husserl hat dieses Begriffspaar in der vierten Logischen Untersuchung mindestens 7-mal erwähnt.
 - 有時會以另外概念表達：Er formuliert diese Unterscheidung teilweise anders als "Bedeutungs**verknüpfung** und Bedeutungs**verwandlungen**", (LU, A314/B1:328)
- 「意義的領域中存在著一些**先驗的規律**，按這些規律，意義可以在**保留**
某一核心內容的情況下，以不同方式**轉化**為許多新的意義。」“Es gibt im
Bedeutungsgebiete apriorische Gesetzmäßigkeiten, wonach Bedeutungen bei
Erhaltung eines wesentlichen Kerns auf mancherlei Weise in neue Bedeutungen
umzuwandeln sind.” LU-vierte Untersuchung, A311/B1:324.
 - Tradition: Humboldt/Saussure/Husserl →

1. Definitions of semantic variables and notations

A, B, C... as whole persons
 a, b, c... as body parts of A, B, C respectively
 a1, a2, a3... as different body parts of A
 b1, b2, b3... as different body parts of B
 N, N1, N2... as natural object(s)
 Z, Z1, Z2... as animal(s)= *犧* (Gk.)
 z, z1, z2... as body parts of an animal Z
 H, H1, H2... as plant(s)= *herba* (Lat.)
 T, T1, T2... as tool(s) or artifact(s)
 t, t1, t2... as parts of a particular tool T
 I, I1, I2 as indicator(s)
 p, p1, p2 as phonogram(s)
 * Transformation/adumbration factor

Positional relations (optional)
 < orientation or action towards the left
 > orientation or action towards the right
 ^ covers what follows
 @ encase what follows

2. Variants or Adumbrations of the same variables

A person in different postures or "adumbrations"
 $A \rightarrow A^*$
 人 → 大匚匱戸矢夭交丂

Different body parts and their variants
 $a \rightarrow a^*$
 Hand(s): 手 → 才 又 爪 丑 升
 Foot(feet): 止 → 文 中 步 奔 舛
 Mouth: 口 → 丶
 Eye: 目 → 丂
 Head: 頁 → 首 囗
 Nose: 自

3. Primitive meaning structur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embodied" persons
 AB/ AB* 並从保好孝北卯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part(s) of one person and another embodied person
 aB/aB* 及令妻奴妾印艮
 a1a2B 承

 Relation between two body parts of the same person
 a1a2 卦 念思步奔舛

 A person with a body part magnified
 Aa 企見兒元闇兄乳身鬼須(鑿)

 Relation between body parts of two or more persons
 ab 取友
 a1a2b1b2 异(或abcd)
 AaBb 門

 Relation between a natural object and one or more persons or body parts of one or more persons
 AN 夏墜光
 ABN 兆(逃)
 ABCN 羣
 (ABC...N)
 aN 出各
 a1a2N 陟降
 a1a2BN 丞(拯)

 Relation between an embodied person, body parts, and an animal or plant, with(out) an artifact
 AH/A*H/VaH 休乘年秉
 A*B*H 驛
 AZ 先姜伏
 aTZ 牧
 a1a2TH 秦
 aZ 雙(獲)史
 a1a2Zz 解(或a1a2TZz)

漢字

「意義的純粹邏輯」芻議 Reine Logik der Bedeutung

Relation between one or more embodied persons, or body part(s), and an artifact
 AT/A*T 即戌安婦字孫囚/既文逆藁因
 ABT 鄉卿旅(旗)
 aT 父尹正車問問守向仍延慶
 a1a2T 弄共弁尊兵戎具奏拿振索葬
 aTB* 報役奚服
 abT 受爰爭革
 a1a2b1b2T 興與
 a1a2Tt 開
 aT1T2B 教學
 A*T1T2 無(舞)爽爽
 aT1T2 景定盛

Relation between an embodied person or a body part and one or more indicating markers

AI 天立
 AI1I2 壴介亦
 aI 甘正寸日今言息
 aI1I2 音意

4. General principles

漢字「意義的純粹邏輯」芻議 - continued

4. Overarching Corollaries

Bodily movements or postures can seldom be conceived just by themselve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body proper or to particular body parts. For this reason, they are expressed in the above by an asterisk (*) appended to the alphabetical variable(s) representing the respective embodied person(s) or body part(s) that might come(s) into question.

For all natural objects, or states of affairs, or even pure symbols, to come under someone's intentional awareness, especially when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such "intentionalities" is at stake, an embodied person, even an anonymous one, must always be presupposed. Or as Merleau-Ponty puts it: "Our body [...] is the origin of all others, [...] it projects significations on the outside by giving them a place and sees to it that they begin to exist as things, beneath our hands and before our eyes"⁷⁶, and if I may add, be reckoned by our mind/brains.

日月山水上下本丘末莫(暮)申(電)林埜葬典家一二三

The presence, or better put, the presentation of an artifact, likewise, always implies the once or continual presence of an embodied person as a user. Merleau-Ponty makes it very clear that: "My body gives a sense not only to the natural object, but moreover to cultural objects."⁷⁷ It is by "construct[ing] an instrument [that] the body projects a cultural world around itself."⁷⁸

門戶鼎皿刀矢矛盾舟車臥衣常示鬼獸

By the same token, all Chinese characters expressed as or endowed with a phonogram also presuppose the once presence of human attention, whence the phonic sign derives its origin. From a somewhat Merleau-Pontian point of view, speech sounds are indeed the result of intentional "acts of meaning" constituted by the human speech organ, paired by ears, which together count neurologically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s of the human body. To say with Merleau-Ponty, "...It is enough that I possess [the word's] articulatory and sonorous essence as one of the modulations or one of the possible uses of my body."⁷⁹

它萬無江河松柏鯉鱸飽餓狗狸獻旗鼙

For details: see Tze-wan Kwan, "Bodily Dasein and Chinese Script Components: Uncovering Husserlian/ Merleau-Pontian Connections", in *Yearbook for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2 (2017), Berlin, de Gruyter, pp. 198-207.

漢字原始意義形式舉例： Examples of a few primitive forms of meaning

AB/ AB*

並 从 保 好 孝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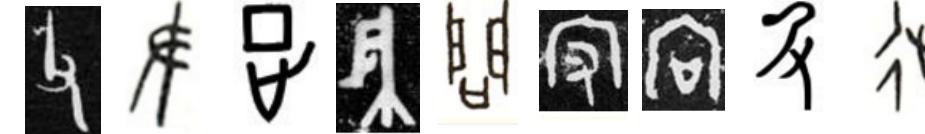
AT/A*T

即 戌 安 婦 宇 囚 / 既 文 逆 蔡



aT

父 尹 正 聿 問 守 向 扱 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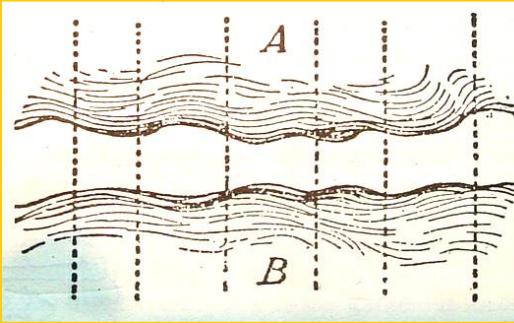


總結：梅洛龐蒂與漢字研究之相得益彰

- 我們上面把《說文》部首細分為五組，再大分為兩大類別的這一種區分，和這一區分下各部首之間的種種互動的格式，如借用康德的講法，幾乎可說是藏於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藝術 (*art concealed in the depths [of the Chinese soul]*)。這一些區分與格式大概正是漢語字彙 (即Chomsky意義的“lexicon”) 構成的原則。與這抽象意義的「字彙 **lexicon**」相比下，古往今來的「字典」大抵只不過是一些具體的展示而已。.
- 正如上面曾說明，許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雙重原則與梅洛龐蒂對身體與感知世界的雙重重視實非一幸運的偶然巧合 (*not a matter of lucky coincidence*)，而實直指「事物本身」 (*Sachen selbst*)。.
- 如果說梅洛龐蒂關於身體與感知世界之相聯性為漢字部首或部件的潛在組合法則提供了一堅實的理論基礎的話，則相反地，漢字部件這一隱藏結構的揭示，會反過來為梅洛龐蒂那具有普遍訴求的現象學理論提供了一堅實無比的例證。因為漢字的世界實同時是感知世界的某一意義的縮影。.

結論：回應索緒爾

Conclusion: Pun on Saussure



- “Without language, thought is a vague, **uncharted nebula**. There are no pre-existing ideas, and nothing is distinct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language” (CGL 112)
- “Instead of pre-existing ideas then, we find in all foregoing examples *values* emanating from the system.” (CGL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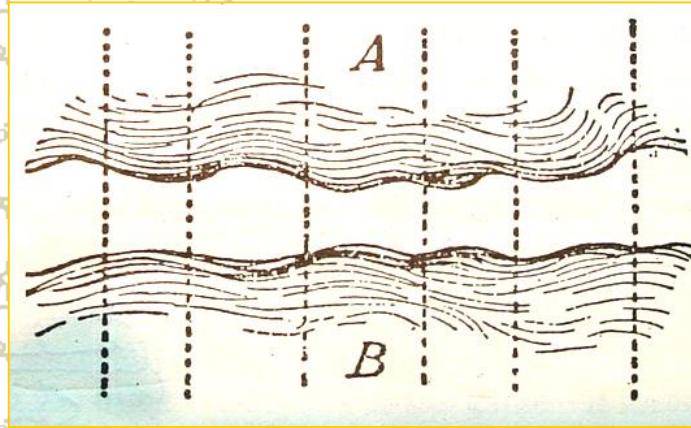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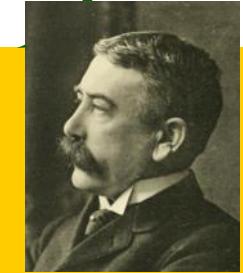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廣為人知的說法，是把人類假定未有語言之前的思想描繪為「模糊的和無規劃的迷霧」。今天藉著揭開了漢字部首/部件與人類身體及其世界的關係，我們甚至可指出，漢字的發展，除了對中國人直接相關外，也為人類文化整體作了一次極珍貴的示範。即顯出了，一旦隱藏於漢字部件中的身體意向性被激活起來以後，人類那「迷霧」般的思想是如何可被「規劃」起來的。因為這些身體意向性，無疑是一切人類文明的泉源。Kwan : "In his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Saussure has famously compared human thought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language to a "vague, **uncharted nebula**". Now with the exposi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 components, which are structured to deal with our bodily Dasein, we can arguably claim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cript**, besides its direct relevan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lso **provides humanity at large with a documentation** to show how **this uncharted nebula of human thought might become "charted"** with the onset of bodily intentions, which are the **true fountains of human culture**."

Schlußbemerkung: Merleau-Ponty und die chinesischen Schriftkomponenten

- Dieses Klassifikationsschema, mit **Kant** zu sprechen, ist wie eine „**Kunst, [die] in den Tiefen**“ der chinesischen Seele verborgen ist . Es ist auch dieses Schema, das dem "Lexikon" (in einem chomskyschen Sinne)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und Schrift zugrunde liegt, im Vergleich dazu **alle lexikalischen Zusammenstellungen nur explizite Manifestationen** sind .
- Die Parallelität zwischen Xu Shens „**Dualprinzip**“ und Merleau-Pontys **doppelter Betonung des Leibes und der wahrgenommenen Welt** ist an sich kein Zufall, sondern eine Angelegenheit von "Sachen selbst" (Husserl).
- Während Merleau-Pontys Korrelation des Leibes mit der wahrgenommenen Welt der „**versteckten**“ **Konstitution** der chinesischen Radikale (bzw. Schriftkomponenten) eine feste **theoretische Basis bietet**, bedeutet dafür die Aufdeckung dieser versteckten Struktur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dem Merleau-Pontyschen Standpunkt **die beste Exemplifizierung** seiner Theorie, die angeblich einen universalen Anspruch hat.



Zusammenfassung: Anspielung auf Saussure



- “Without language, thought is a vague, **uncharted nebula**. There are no pre-existing ideas, and nothing is distinct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language” (CGL 112)
- “Instead of pre-existing ideas then, we find in all foregoing examples *values* emanating from the system.” (CGL 117)

💡 Kwan: “In seinem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hat Saussure das menschliche Denken vor dem Erscheinen der Sprache mit einer „amorphen und **ungegliederter Masse**“ oder mit einer „**Nebelwolke**“ verglichen. Mit der Darstell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komponenten, die so eng mit unserem körperlichen Dasein zusammenhängen, können wir wohl behaupten, dass di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neben ihrer direkten Relevanz für die Chinesen auch für die Menschheit überhaupt eine große Bedeutung hat, **weil dadurch dokumentiert wird**, wie die ungegliederte „Nebelwolke“ des menschlichen Denkens **durch den Einsatz von leiblichen Intentionen** , die die wahren Quellen der menschlichen Kultur sind, „gegliedert“ werden kann.



Typenbildung durch Juxtaposition nach J./W. Grimm

(Quelle: <http://de.Wikipedia.org> unter "Komposition (Grammatik)")

Typisierung nach den beteiligten Wortarten [Bearbeiten | Quelltext bearbeiten]

Die unmittelbaren Konstituenten eines Kompositums können unterschiedlichen **Wortarten** angehören.

„Fast alle Wortarten können miteinander kombiniert werden.“^[16] Es gibt „grundsätzlich keine Einschränkungen.“^[17] Allerdings kann ein Kompositum auch einer Wortart angehören, die keines seiner Bestandteile hat. So sind Zusammensetzungen mit Präpositionen als zweitem Glied üblicherweise selbst keine Präpositionen („nebenan“).

Beispiele:^[18]

1.12. Bestandteil	Substantiv	Verb	Adjektiv	Adverb	Präposition
Substantiv	Wort+bildung	seil+tanzen	blitz+schnell	fluss+abwärts	berg+auf
Verb	Koch+topf	dreh+bohren	klopf+fest	Tauge+nichts	Reiß+aus
Adjektiv	Blau+helm	rein+waschen	hell+gelb	rund+weg	rund+um
Adverb	Wieder+wahl	davon+laufen	immer+grün	immer+fort	außen+vor
Präposition	Gegen+satz	wider+sprechen	vor+laut	vor+weg	neben+an

Weitere Beispiele:

- (Substantiv + Substantiv; *N+N-Komposita*): „Fuge+n+element“
- (Adjektiv + Substantiv (+ Substantiv)): „Breit+maul+frosch“; „Dünn+brett+bohrer“
- (Pronomen + Substantiv): „All+heilmittel“, „Ich+bewusstsein“
- (Partizip + Substantiv): „Bedeckt+samer“, „Lebend+gewicht“



Experimentelle Wortbildung des Chinesischen durch „Juxtaposition“ nach Muster von Grimm

1.\ 2. Bestandteil	<u>Substantiv</u>	<u>Verb</u>	<u>Adjektiv</u>	<u>Adverb</u>	<u>Präposition</u>
Substantiv	Wort+bildung 山河, 風水 日月, 土木	seil+tanzen 美製, 狐惑 國立, 酒釀	blitz+schnell 火急, 膚淺 肚餓, 心虛	fluss+abwärts 牛後, 瓦全 路半, 功倍	berg+auf 心內, 眼前 河畔, 宇內 世上, 人間
Verb	Koch+topf 燒爐, 掃地 留芳, 欺君 借鏡, 奪目	dreh+bohren 鑽研, 燃燒 需求, 追究	klopf+fest 保溫, 摧殘 致富, 扶貧	Tauge+nichts 能否, 趕盡, 殺絕, 經過	Reiß+aus 趕上, 留下 擊中, 基於
Adjektiv	Blau+helm 強光, 美女, 高山, 紅色	rein+waschen 新造, 舊交 淺嚐, 深耕	hell+gelb 玄黃, 微細 甘苦, 高深	rund+weg 大過, 小於 兩全, 過於	rund+um 同在, 現在 永在, 暗中
Adverb	Wieder+wahl 半價, 全屍 再版, 完稿	davon+laufen 再造, 再生, 未能, 不會 必需, 未可	immer+grün 全新, 不同 必須, 非凡	immer+fort 完全, 不再 何必, 不必 必須, 不但	aussen+vor 不在, 不下 不如, 至上
Präposition	Gegen+satz 上方, 下面 中國, 外事 内心	wider+sprechen 依據, 外加 內斂, 中飽 上達, 下開	vor+laut 外直, 中空 內圓, 外方	vor+weg 從今, 以後 從未, 以及	neben+an 自從, 從此 由於, 以上

„...Aufbau chinesischer Schriftzeichen....Zusammengehörigkeit dieser Schrift mit dem grammatischen System der Sprache...“ (Humboldt: Brief an Abel-Rémusat, p. 81)

Six ways of character formation (六書) (with examples)			Pulleyblank	Malmqvist
1. 象形	Xiangxing	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Imitating shapes', (graphs derived from pictograms)	<i>Pictographs</i> (drawings of objects depicting by the graphs)
2. 指事	Zhishi	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	'Pointing to things', (graphs that directly symbolize ideas)	<i>Ideographs</i> (depictions of abstract notions)
3. 會意	Huiyi	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Combined meanings'	<i>Compound ideographs</i> (combinations of ideographs or pictographs)
4. 形聲	Xingsheng	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Form and sound', (graphs that combine two simpler graphs, one representing the sound and one referring to the meaning)	<i>Phonetic compounds</i> (combination of a 'classifier', indicating the semantic sphere of the graph, and a 'phonetic', serving to indicate the sound)
5. 假借	Jiajie	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Borrowing', (where a character is used for another word of the same or similar sound)	<i>Loan characters</i> (characters borrowed to serve for semantically unrelated homophones)
6. 轉注	Zhuanzhu	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Transferred notation', (an uncommon category, apparently meaning cases where words of different sounds but similar meaning are written with similar graphs)	<i>Derivative graphs</i> (graphs which Xu Shen considered semantically related and which exhibit minor graphic variation)

The “Six Ways” (六書) / Examples		J. M Callery ⁷	Hopkins ⁸	Pulleyblank ⁹	Malmqvist ¹⁰	S. R. Fischer ¹¹	
1. 象形 <i>Xiangxing</i>	日、月	Figurae imitatorias (imitative of the form)	pictorial	'Imitating shapes,' (graphs derived from pictograms)	Pictographs (drawings of objects depicted by the graphs)	Pictographic	
2. 指事 <i>Zhishi</i>	上、下	Rerum indicatiorias (indicators of things)	indicative	'Pointing to things,' (graphs that directly symbolize ideas)	Ideographs (depictions of abstract notions)	Symbolic (or ideographic)	
3. 會意 <i>Huiyi</i>	武、信	Sensum aggregantes (? composite)	suggestive compound	'Combined meanings'	Compound ideographs (combinations of ideographs or pictographs)	Compound analytic	
4. 形聲 <i>Xingsheng</i>	江、河	Sono adjunctae (joined to a sound)	phonetic	'Form and sound,' (graphs that combine two simpler graphs, one representing the sound and one referring to the meaning)	Phonetic compounds (combination of a 'classifier,' indicating the semantic sphere [...], and a 'phonetic tag,' serving to indicate the sound)	Compound semantic-phonetic	
5. 假借 <i>Jiajie</i>	令、長	Fictitiam significationem accipientes (take a fictitious meaning)	adoptive	'Borrowing,' (where a character is used for another word of the same or similar sound)	Loan characters (characters borrowed to serve as semantically unrelated omophones)	Rebus (or phonetic loan)	
6. 轉注 <i>Zhuanzhu</i>	老、考	Inversae (inverted)	deflected	'Transferred notation,' (an uncommon category [...] where words of different sounds but similar meaning are written with similar graphs)	Derivative graphs (graphs that Xu Shen considered semantically related and that exhibit minor graphic variations)	Mutually interpretative	

⁷ Joseph-Marie Callery, *Systema phoneticum scripturae sinicae* (Macao, 1841), Microfich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ed also in Hopkins, see next note.

⁸ L. C. Hopkins,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a translation of Tai T'ung's 《六書故》(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⁹ Edwin Pulleyblank,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BC Press, 1995), pp. 7-8.

¹⁰ See Göran Malmqvist, "Chinese Linguistics", in: *History of Linguistics. Vol. 1: The Eastern Traditions of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1994), pp. 1-24.

¹¹ Steven Roger Fischer, *A History of Writing*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p. 176.

孫雍長論「轉注」



- 💡 "Annotative derivation" as formation mechanism behind “zhuanzhu”: Talking about disambiguation, the main idea behind *zhuanzhu* is to clarify an originally ambiguous character by annotating it with an additional graphical element, or a "group tag", which specifies the nature of the group of entities the intended concept should belong to. With this annotation, a new but more precise character is derived. This in fact is how Xu Shen's succinctly expressed definition “建類一首，同意相授”，should be interpreted.
 - 💡 Demonstrated with the classical example of "老" and "考", the whole picture should be as follows: At a certain point in history, the character "匚" must have already been in use to signify various ideas. Among these ideas, the idea of "deceased father" was also in use. To prevent this idea from continuously being jammed by other ideas which have borrowed this same character匚, the group tag "老" (=old) was attached to the original stem character匚 to specify that "deceased father" was sort of "old". This yielded an 56 annotatively derived new character as shown in the diagram.

孫雍長論「轉注」

孝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父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父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 反對「四體二用」說
- 以假借和轉注都認為是「不造字的造字法」
- 六書假借與同音假借（通假）
- 轉注最初是對「假借成風」造成意義混淆的一項旨在排除歧義 (disambiguation) 的補救行動
- 「建類一首，同意同受」—加注義符
- 然後古人對轉注予以進一步的其他運用
- 關：Annotative Derivative (annotative derivation)

Annotative Derivation
=(Analogy of Script-type 1)

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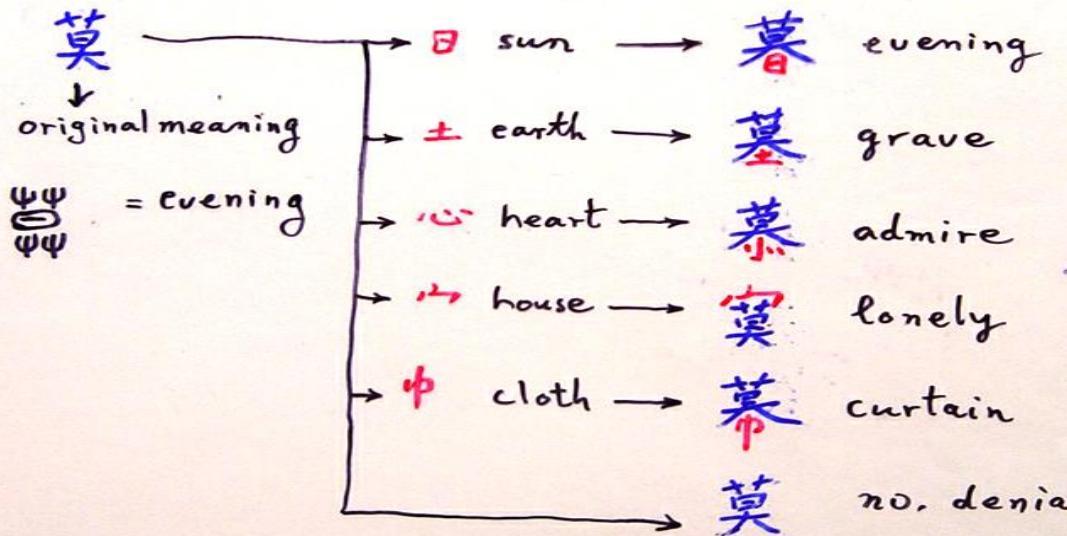
老 + 老 → 孝 (孝)

root character

group tag
for annotation

annotative
derivative

root character + Group tags → Annotative derivatives



class
belonging
for
disambiguation

□ loan words

□ annotative derivatives

meaning
totally
unrelated

all have
the same or
similar sounds

Another application of annotative derivation

— Derivation of semantic cognates as spontaneous creations

root character + Group tags → Annotative Derivatives

淺	氵(水) water	淺	shallow	Little water
↓ meaning small, little	金 gold, money	錢	coin	small money
貝 shell	貝	貝	cheap lowly	small shell
歹 wicked	歹	歹	cruel	small & wicked
木 wood	木	棧	path. inn	small wooden way/hut
竹 bamboo	竹	箇	note, letter	small bamboo chip
皿 container	皿	盞	cup	small container

class
belonging
for
annotative
creation

■ annotative
■ derivatives
■ ||
semantic
cognates

meaning
ana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root-
character

all have same
or similar sounds

* but not a result
of phonetic borrowing

Analog of Script - type 2 : character-based word compounds

Saussure: pardonner: impardonnable = décorer : x
x = indécorable

in-décor-able

inconnu décorer pardonn-able
in-sensé décor-ation mani-able

Chinese: 農業：後農業社會 = 工業：x
x = 後工業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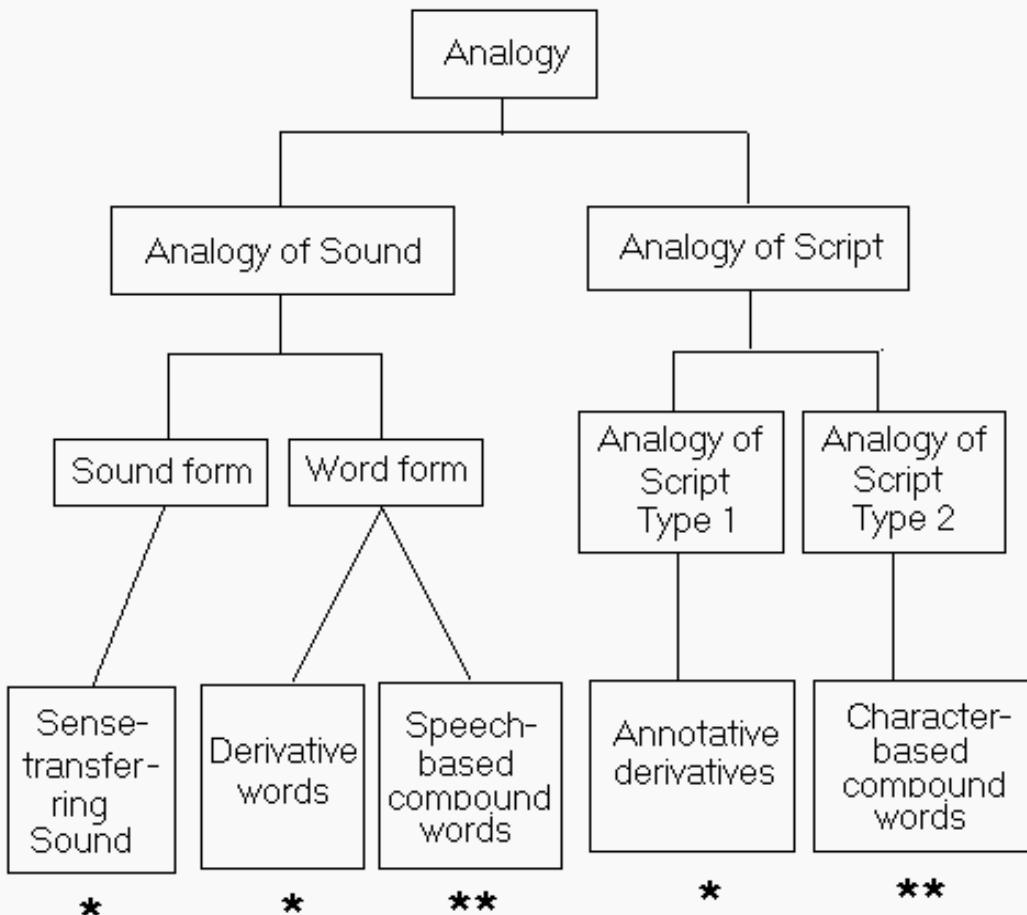
後工業社會

後母	工人	商業	社羣	工會
後天	工程	農業	社團	學會
後現代	工資	漁業	社交	聯誼會

Analogy of Script

“A deficiency of sound change impedes recognition, from the sounds, of the concepts designated, a difficulty that would be still more palpable in Chinese, if sound-analogy were not very often replaced there, in *deriving* and *compounding*, by analogy from the written character (*Analogie der Schrift*).”
(Kawi-Schrift: 69/447)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Analogy in Chinese





✿ 轉注與形聲之分別

- 形聲只從成份分析去講：形部 + 聲辟
 - 轉注必須從構字的歷時過程上看
 - 舊說許多以為是形聲字其實都是轉注字
 - Synchronic/diachronic,
 - 「孳乳浸多」本即為一diachronic conception
- ✿ 「右文說」—聲符載義



Appendices

《說文》部首語義分析

1 · 人體及其各部份：

目-113, 口-180, 耳- 32, 頁- 93, 手-265, 足- 85, 止- 14,
心-263, 戸- 23, 人-245, 子- 15, 女-238, 肉-140, 骨- 25,
血- 15, 彫- 38, 齒- 44, 罒- 32

2 · 人類的生理現象或肢體活動：

見- 45, 大- 18, 立- 19, 欠- 65, 又- 28, 支- 77, 走- 85,
辵-118, 丂- 37, 文- 15

3 · 自然現象：

日- 70, 月- 8, 金-197, 木-421, 水-468, 火-112, 土-131,
雨- 47, 冰- 17, 山- 53, 玉-126, 厂- 27, 石- 49, 阜- 92

4 · 動物植物：

牛- 45, 馬-115, 羊- 26, 犀- 22, 隹- 39, 鳥-116, 麋- 26,
虎- 15, 眇- 13, 犬- 83, 虫-153, 魚-103, 艸-445, 竹-144,
禾- 83, 米- 36, 麥- 13

5 · 生活內容：

衣-116, 車- 99, 田- 29, 門- 57, 戶- 10, 刀- 62, 弓- 27,
戈- 26, 皿- 25, 角- 39, 广- 49, 宀- 71, 穴- 51, 方- 23,
革- 57, 貝- 59, 网- 34, 巾- 62, 系-248, 斤- 15, 斗- 17,
匚- 19, 口- 26, 食- 62, 酉- 67, 邑-184, 广-102, 言- 245
示- 60, 鬼- 17

《說文》部首語義分析

- ✿ 細觀上列各部首，比對《說文》一書，可作出幾項有趣的觀察：
- ✿ 一、我們從上列**5**個類別中選出來的部首加起共**89**個，佔《說文》部首總**540**數中不足六分之一。但其所統屬的漢字卻達**7,620**個（不計「重文」、「新附」諸字），亦即《說文》所收**9,353**總字數中的**82.47%**之多。
- ✿ 二、上列的部首，主要都的一些象形字，間或有一些簡單的會意字。
- ✿ 三、各部首所表的概念，大都是非常具體的，而且大都是和人類的感官直覺或日常經驗有關的。
- ✿ 四、上列**89**個部首以外的**451**個部首共統字才**1,733**個。而餘下這些部首大都可以從上列的部首組合或引申而成，如「明」之從「日月」、「炙」之從「肉火」……而從「手」、「止」、「人」引申之部首更多至不計其數。因此，上列部首的實際統字數量，幾及於漢字的全體。
- ✿ 五、最後餘下一些部首，即使無法直接或間接從上述的部首導出，但它們大都起碼可歸入上述五個主要類別，其所以見遺，是因為其字太僻而已。綜合各點，我們可得一結論：藉以統屬所有漢字的《說文》部首，幾乎全都是和人類的具體經驗有關的。



Perception of Gestalts-I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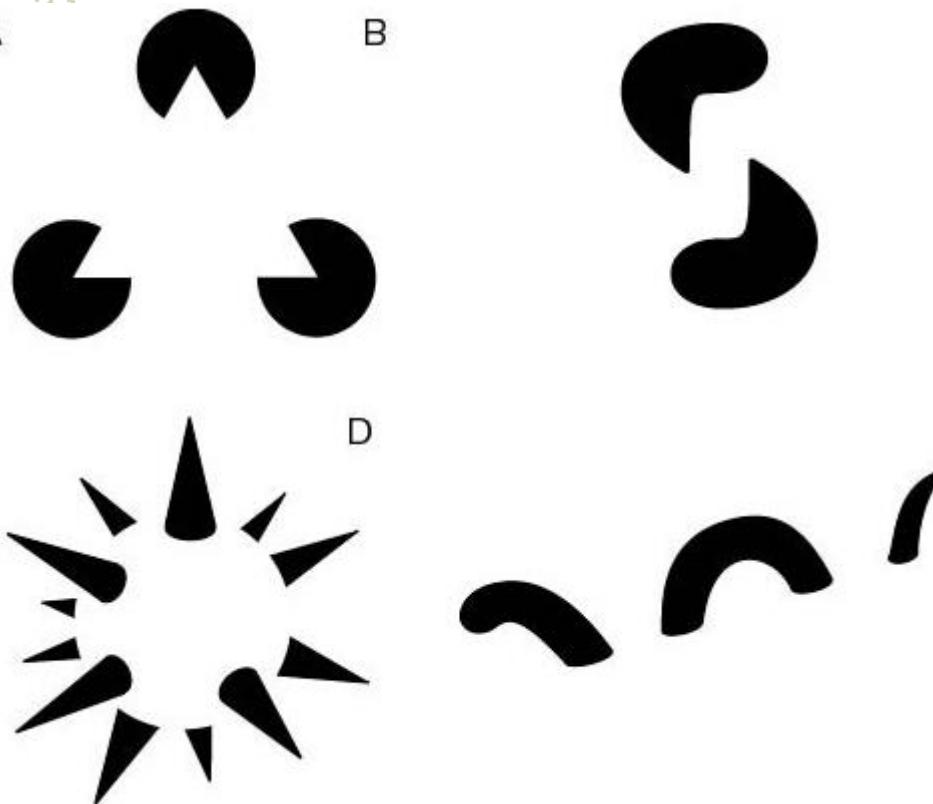
C



D



Perception of Gestalts-II



Demonstration of reification in perception from Lehar S. (2003) *The World In Your Head*, Lawrence Erlbaum, Mahwah, NJ. p. 52, Fig. 3.3, uploaded by the author. **A:** Standard Kanizsa triangle. **B:** Peter Tse's Volumetric Worm. **C:** Idesawa's Spiky Sphere. **D:** Peter Tse's Sea Monster.

(Transferred from en.wikipedia to Commons; Uploaded by Steven Lehar)

Humboldt, Saussure 與 Husserl 三家不約而同的觀察

• Humboldt: Analogy of Script



- “A deficiency of sound change impedes recognition, from the sounds, of the concepts designated, a difficulty that would be still more palpable in Chinese, if sound-analogy were not very often replaced there, in **deriving** and **compounding**, by **analogy** from the written character.” (*Kawi-Schrift*: 69/447)

• Saussure on Analogy



- „Die Ausdrücke Kompositum und Ableitung sollen den Analogiebildungen vorbehalten bleiben. (Only **analogical** creations may be named **compounds** or **derivatives**.“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D187, E178)

• Husserl's on structure and Laws of Meaning



- “The task of an accomplished science of meanings would be to investigate the law-governed, essence-bound structure of meanings and the laws of **combin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meaning which depend upon these...”
- (*Logical Investigations*: Fourth Investigation)

• 洪堡特等這一種觀察，最能於中國自許慎以來的「六書」理論中找到依據。反過來說，「複合」和「孳乳」等概念也有助吾人理解六書

LU-IV §12 Unsinn und Widersinn

(Nonsense and Absurdity)

- 💡 This distinction has been treated in First Investigation (das Sinnlose/das Absurde)
- 💡 The absurd 實乃 “Teilgebiet des Sinnvollen” (sub-species of the significant)
- 💡 Unsinn, Eg. „a round or“, „a man and is“,
 - verbal complexes with no possible meaning,
 - partial meanings cannot possibly merge or coexist
 - Only an indirect idea
 - Incompatibilities connected with ideas
- 💡 Widersinn, eg. „round square“, „wooden iron“, „all squares have 5 angles“
 - with unitary meaning, though no such object can exist ,
 - partial meanings can coexist.
 - Incompatibilities connected with objects
- 💡 „The grammatical expression of the a priori incompatibilities and compatibilities here in question, as of the pertinent laws governing meaning-combinations, must in part be found in the grammatical rules governing the parts of speech.“

§14 Laws which discourage nonsense and laws which discourage absurdity. Idea of a Grammar of Pure Logic (Idee der **reinlogischen Grammatik**)

- Two laws: „Law of avoidance of nonsense“/ „Law of avoidance of formal absurdity“
- Note 2: „For pure logic in the narrower sense, i.e. the **doctrine of the validity of meanings, and the connected pure theory of meaning-forms...**“
- Note 4: For related but opposed conceptions one may refer to H. Steinthal's *Einleitung in die 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 I refer especially to his beautifully precise statement of the notion of **W. von Humboldt** (...) from which it would seem that the views stated here are in points close (einigermassen annahern) to those of the great thinker, ...
- “We may finally say: within pure logic one must separate off what, considered in itself, forms a first, basic sphere, the pure theory of meaning forms. Consider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grammar, it must lay bare an ideal framework which **each actual language will fill up and clothe differently**, in deference either to common human motives or to empirical motives that vary at random...
-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semantic formations to be conjured up by operational laws of **compounding** and **modification** out of these primitive forms....: How does German, Latin, **Chinese** etc., express ‘the’ existential proposition, ‘the’ categorical proposition...”

Das Kangxi Radikalsystem

Source: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d/Radicals_frequency_table.png

